

古老的艺术始终在韩江两岸绽放着独特的光芒。

与昆曲、京剧等古老剧种一样，潮剧行当齐全，恰似一幅工笔重彩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生旦净丑各具风姿。小生水袖轻扬如竹影扶疏，花旦莲步细碎若凌波微步，乌面老生的髯口颤动似古柏生风，丑角鼻梁上的白斑犹如戏谑的月牙。这种源自宋元南戏的角色分野，在潮汕方言的淬炼中愈发玲珑剔透。每一行当各有应工的首本戏，表演形式和风格独特，以唱为主，融合了说、念、做、打、舞等多种表演形式，讲究细腻生动，身段做工既有严谨的程式规范，又富于写意性，注重技巧的发挥，夸张而富有表现力，强调身段和表情的运用。其中，丑行、花旦和生行的表演艺术尤为丰富，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地方色彩。旦角的“金莲步”要求裙裾不动而身姿摇曳，丑行的“草猴功”融合杂技与舞蹈。青衣的水袖长达两丈却能舞出“云卷浪翻”的绝技，武生的“椅子功”在方寸之间展现惊险打斗……这些程式既是技艺，更是潮人刚柔并济性格的舞台投射。每个行当都是文化基因的活态标本，在唱做念打间传承着潮人对忠孝节义永恒叩问。

除此之外，潮剧的音乐体系也堪称中国戏曲音乐的“活化石”。其 72 首头板大调保留着唐宋大曲

遗韵，而 256 种二板变调则展现了潮人的音乐智慧。特色乐器组合“潮州四件”——椰胡、扬琴、琵琶、三弦，构建出清丽婉转的声腔基底，旋律优美，曲调激昂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。潮剧音乐体系宛如潮水般暗藏玄机，以“轻六调”与“重六调”构建起阴阳相生的声韵宇宙，时而如韩江春水般清冽婉转，时而似南海潮涌般浑厚磅礴。头弦领奏如云中鹤唳，扬琴叮咚若檐下雨滴，配以椰胡的呜咽、琵琶的珠玉，在节奏变换间，织就出千回百转的声韵锦缎。这种音律体系承载着唐宋大曲的遗韵，更浸润着潮人“重义轻利”的精神密码。

还有颇为独特的帮声传统，也是剧种一大特色，这种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嘉靖年间。帮声以女声帮唱为主，有时也有男声帮唱、男女声混合帮唱。多种帮声形式同时运用，大大增强了唱腔音乐的表现力和艺术的感染力。

潮剧作为一门传承数百年的古老戏曲艺术，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，孕育出了数量庞大、题材多样的曲目。据统计，如今已发掘出的剧目就有一千三百多个，大致分为二类：一是来自宋元南戏和元明杂剧、传奇如《琵琶记》《拜月亭》《玉簪记》等，这类剧目的主要“关目”与古本大多相同，文词典雅，乐器古朴，做工精细。另一类则是根据民间故

事和现实生活改编，如《苏六娘》《荔镜记》等。这些剧目语言生动，情节紧凑，雅俗共赏，深受观众喜爱。

守正创新，文化当自信

近现代以来，潮剧在传统基础上不断创新，形成了“抒情委婉、清丽悠扬”的艺术特色。特别是 1950 年废除“童伶制”后，林澜等新文艺工作者推动剧目改革，现代转型期的潮剧经历了凤凰涅槃。

20 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是潮剧发展的鼎盛时期。从 1957 年开始，广东潮剧院先后到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厦门等地演出，受到广泛好评。特别是先后四次晋京演出，“南国鲜花”香飘京华，每次都是载誉而归，还幸运地受到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，潮剧也因此引起国内外一大批文化界名人的关注。我国杰出文化名人田汉、郭沫若、王昆仑、老舍、梅兰芳、曹禺等，都盛赞过潮剧。

谈起这些往事，必定要提到当代潮剧的代表人物、已故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姚璇秋的名字。而这些经历，也成为她戏剧生涯中光辉的一笔。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培养下成长的新一代潮剧演员的杰出

特别是 1950 年废除“童伶制”后，**林澜等新文艺工作者推动剧目改革，现代转型期的潮剧经历了凤凰涅槃。**